

封杰 著

京剧名宿
访谈

续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为纪念延安平剧院成立七十周年而作
(1942—2012)

京剧名宿访谈

续编

王金璐



封杰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剧名宿访谈续编/封杰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692-8

I. ①京… II. ①封… III. ①京剧—艺术家—访问记—中国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575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京剧名宿访谈续编

封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692-8

2013年7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2 3/4

定价: 48.00元

为的是“莫再留遗憾！”

(序)

封杰请我为他的新书写序，这种事情我没有做过，因为这不是我的特长。可一想起他的《京剧名宿访谈》，我的心情就很不平静，现在，还能知懂、想起老艺人过去的年轻人真是不多了。盛情之下，其实难却！说句心里话也算是开场白吧。

在文化市场大繁荣的今天，能让老百姓欣赏的文艺形式太多了，“满城争说叫天儿”的皮黄盛势也不可能再有了。可京剧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优秀传统文化，让这些好的艺术一代一代地传流下去，是我们京剧人应该担负的光荣责任。京剧的传统教授方法历来讲究的是“口传心授”，由先生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地教给学生，再靠学生的刻苦用功和反复实践，使艺术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兴建的戏曲学校，改革了旧的教育方式，但



谭元寿与封杰合影



这种“口传心授”的方法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所以说，没有高水平老师的传授，就培养不出高水平的学生。京剧艺术的传承要依靠有实践经验的老艺人，他们的可贵在于见过“真佛”，他们听过、见过前辈艺术家的高超技艺。我们这一代京剧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这点东西传给下一代，为祖师爷传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封杰的书稿是采访四十三位京剧老艺人的真实记录，之所以选择了四十三位老艺人，是他在去年《京剧名宿访谈》时为四十二岁，如今，又年长了一岁。可见，这位年轻人用心良苦和对自己的鞭策之心。我看到过戏曲评论家张永和先生对《京剧名宿访谈》的评论：“作者对于每一位采访者均根据他们自身的特点、成就、经历和不同的艺术风格有所侧重、有所不同，也就是俗话说的‘能伸开了腰’。读这本书，会发现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所采访的特点迥然不同。”而读过封杰即将出版的这第二本采访专集，延续了他独有的风格，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深有同感。同时更验证封杰所说：“莫再留遗憾！”

第二本书采访的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我的老朋友，有些还是我同台演出的老伙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非常怀念他们。他们对京剧事业的传承都是有贡献的。从封杰的采访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京剧事业的痴迷，对京剧艺术的钻研，对前辈先生的尊崇，对年轻一代的提携。很多趣闻轶事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很有意思。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录更多地了解他们的艺术生涯和舞台艺术，新一代的京剧人会受到很多启示，喜欢京剧的人都会从中受益。

这本书虽是封杰的第二本采访专集，但是据说还要延续多集出版。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这是个创举。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特别是封杰这样一位有理想、有志向的年轻人。我知道，多年来他不辞劳苦，奔走四方，对年事已高的京剧老艺人进行抢救式的采访，多达百人以上。这些老人的



情况各有不同：有的虽然年迈，但社会活动很多；有的体弱多病，难得有机会；也有的受到家人或医生保护性地阻止。总的来说，采访并不容易，很多采访都是“见缝插针”完成的。今年，他还作为主编为刘曾复老先生出版了《京剧说苑》一书，资料性很强，受到业内外的好评。

封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一是他由衷地热爱京剧艺术，愿为京剧鼓与呼；二是极其勤奋，常常为工作而废寝忘食。所以，他才被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授予“弘扬京昆艺术特殊贡献奖”。

希望封杰能有更多的作品，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多作贡献。



谭元寿

2012.11.29

目 录

金声玉震 黉泮为田	
——京剧名宿王玉田访谈录	1
“延安李少春”	
——京剧名宿王洪宝访谈录	9
“延安梅兰芳”	
——京剧名宿任均访谈录	16
金槌奏响 力捧群星	
——京剧名宿赓金群访谈录	23
尚武宗杨 和声昌盛	
——京剧名宿齐和昌访谈录	28
厉家慧智 鸣在宝岛	
——京剧名宿张慧鸣访谈录	35
白玉无瑕 艳丽芬芳	
——京剧名宿白玉艳访谈录	43
凤琴山歌 梅韵永存	
——京剧名宿姜凤山访谈录	51
三卿后世 光霞绽放	
——京剧名宿王世霞访谈录	61
宝珠玉器 名璞环音	
——京剧名宿王玉璞访谈录	70
双福为荣 贵在相连	
——京剧名宿罗荣贵访谈录	79



秉承前贤 章法有度

——京剧名宿吴炳璋访谈录 87

荣春长喜 永怀师恩

——京剧名宿王永春访谈录 95

荣辱一生 慈爱为尚

——京剧名宿方荣慈访谈录 103

两岸京剧本同根

——京剧名宿李桐春访谈录 110

名门之后 事业有成

——京剧名宿钱鸣业访谈录 117

金荣宝藏 福禄全顺

——京剧名宿钱荣顺访谈录 126

丑行的传承者

——京剧名宿汪荣汉访谈录 133

双翼展翅 翱翔高空

——京剧名宿双翼翔访谈录 139

志向高远 鸣声津宁

——京剧名宿徐鸣远访谈录 147

福寿绵长 英名流传

——京剧名宿谭元寿访谈录 156

宝剑锋利 名益中华

——京剧名宿张宝华访谈录 164



马嘶长鸣 礼敬谭杨	
——京剧名宿马长礼访谈录	172
吉星明亮 艺学毓堃	
——京剧名宿马鸣喆访谈录	183
碧蓝奇艳 谷秀双云	
——京剧名宿毕谷云访谈录	191
文武皆杨 正气豪天	
——京剧名宿武正豪访谈录	199
习梅吟张 艺兰双秋	
——京剧名宿吴吟秋访谈录	206
艺松常青 安生平和	
——京剧名宿关松安访谈录	214
茹家风范 文武全能	
——京剧名宿茹绍荃访谈录	221
近兰芳香 艺宗王梅	
——京剧名宿杜近芳访谈录	229
尊“麒”不拘泥“麒”	
——京剧名宿赵麟童访谈录	238
一曲咏歌 青春常在	
——京剧名宿曲咏春访谈录	246
济世程韵 唐李新声	
——京剧名宿李世济访谈录	255





秉承先贤 谦尚为本

——京剧名宿朱秉谦访谈录 264

京剧舞台上第一位李奶奶

——京剧名宿赵鸣华访谈录 270

荀艺新生 慧敏长荣

——京剧名宿宋长荣访谈录 278

王派艺术的传道者

——京剧名宿刘秀荣访谈录 286

连鉴忠言 平易近人

——京剧名宿刘习中访谈录 296

宛如秋声 华丽春音

——京剧名宿王婉华访谈录 304

文武兼备显才华

——京剧名宿吴荣喜访谈录 312

津门猴王

——京剧名宿董文华访谈录 320

“活子都”李盛斌

——京剧名宿李幼斌访谈录 326

华韵长存 天鉴珍宝

——京剧名宿郑岩访谈录 334

附:

《京剧名宿访谈》一句评 344

菊坛耆宿话人生

——四十二京剧名家燕兰谱 张永和 349

金声玉震 艷能為田

——京剧名宿王玉田访谈录

京剧的黄钟大吕之声，今天的观众已很难听到。而在被当年金少山、裘盛戎先生视为挚友的王玉田先生耳畔，仍回响着他们那高亢嘹亮的声音。2011年1月12日，我采访了九十五岁高龄的王玉田先生。

封杰：王老师，您好！我们虽多次见面，可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和您细细地谈谈。请您先讲讲从艺的道路，好吗？

王玉田：我家祖籍在湖北，是我爷爷逃难到的安徽。七岁起我开始练功，随师父练习回族的一种查拳。十岁时，我由于受到惊吓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已在上海制袜厂工作的母亲心疼年幼的我，便将我带到了上海。

我随母亲来到上海后，租住房子的房东是位喜好唱京剧的票友，他非常欢喜我。这样我是一边养病，一边听他唱京剧。在我跟这位



《失街亭》王玉田饰马谡



票友学了第一出京剧《打渔杀家》。不久，他便带着我到票房演唱。不承想，我刚开口台下便哄堂大笑。原来，我的嗓子已到了“仓门”，还有就是我的嗓子不适合唱老生。之后，有位司鼓的刘小波老先生问我：“孩子，你会唱花脸吗？”当时大街小巷都在播放《丁甲山》中的“俺李逵做事太莽撞”，我早已听会了。我就试着给刘老先生唱了这段，他听我唱完后一把将我抱了起来，说：“乖乖，你这是花脸嗓子！”事后，我跟这位从前唱花脸的刘老先生学了一出《捉放曹》。

封杰：这么说，这时起您应该算是正式走上了京剧的道路。

王玉田：我二十一岁时，在福州路上的一家北京饭馆向李克昌先生行了拜师礼。当日参加拜师会的有赵桐珊、苗胜春、张荣奎、姜妙香等先生。李克昌先生是天津人，我主要是向他学习一些，像《飞虎山》《连环套》《断密涧》等戏中的铜锤唱腔，这对我在演唱时吐字、发音等嘴里的劲头有很大的帮助。这时期，我结识了一位大学生，由于他崇敬金少山先生的艺术而改名金敬山。他对我说：“唱戏要讲究唱情。”这句话给我的启发很大。再后来，我又拜了张荣奎先生为师。他在家排行第二，人称二爷，与裘桂仙老先生是连襟，会戏颇多。我主要向他学习一些身段，像他曾陪裘桂仙先生演出《白良关》，他就将里面有关尉迟恭、尉迟宝林的身段表演传授给我。他教戏非常严格，我有些身段做不出来，他是抬手就打。我第一次演出《失·空·斩》的马谡，就是张荣奎先生陪着我演出王平。演出后，李克昌先生说：“不错，看来二爷对你真是喜欢！”可惜，张荣奎先生六十多岁在上海病逝了，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遗憾。

封杰：您学唱净行，对金少山先生和裘盛戎先生一定有所了解。

王玉田：我听张荣奎先生讲，当初金少山先生刚来上海时嗓子还没有喊出来，只在共舞台做班底，住的地方是马立斯弄堂的亭子间里。由于金先生为人耿直，遇到有钱的人也不攀奉，每天只是唱戏、喊嗓、抽烟。



金少山先生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后就朝着窗外喊嗓子，扰得邻居无法睡觉，都大声骂街：“喊什么喊，嗓子能出来嘛！”这个弄堂大多住的都是同行，每天都生活在这种“嘈杂”声中。可是由于金先生的不懈努力，一年后，他的嗓子终于喊出来了。大家又为他高兴，互相转告：“少山的嗓子出来了！”金先生经常到洪长兴饭馆吃饭，有时吃两块钱饭，他对掌柜的说没带钱，让记账，可临走时他却拿出三块钱递给伙计说：“大家拿去分分！”

我与赵桐珊先生在上海的皇后大戏院连看二十多场金少山先生与裘盛戎的演出。像他们合演的《白良关》，是金少山先生的大黑（尉迟恭），裘盛戎的小黑（尉迟宝林），完全是金少山先生因念及父辈之间的交情与恩泽在捧裘盛戎。

裘盛戎的成名应当念及三位老先生的恩泽。第一位是名医顾森柏先生，他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因酷爱荀派曾一度取名顾慕初，五十多岁改唱小生，六十岁时把朝天蹬练成了。顾先生对裘盛戎非常欢喜，收为义子。他派司机开着汽车，每天亲自陪着裘盛戎到中山公园喊嗓子，裘盛戎成名后没有忘记这段恩情，就是在大街上见到晚年的顾森柏先生仍是大礼拜见。第二位是金少山先生。因为金少山先生曾经受到过裘桂仙先生的恩典，当看到身处班底的裘盛戎时便竭尽全力捧他，以示报答。他们在皇后大戏院合演《白良关》时，金少山先生一点不卖力气，就是为了突出裘盛戎，导致不了解情况的戏迷直骂街。可当戏快完了，戏迷要起堂时，他这个“大黑”来劲



《七侠五义》王金璐饰白玉堂、王玉田饰韩彰



了，“一见钢鞭果是真，父子们相逢在柳林”一下将戏迷震住了。尤其是闭口音“林”字唱得房梁都颤悠，台下人又是一阵骂声：“这个金少山，憋了我们一晚上。”就是在这个时候，裘盛戎在皇后大戏院拜金少山先生为师。第三位是李世琦，他是裘盛戎的内兄。在上海时，我就听李世琦讲，这次回到北京准备为裘盛戎成立班社。后来果然组成了以裘盛戎、陈永玲、李多奎、贯盛习、孙毓堃为五大头牌的戎社。

封杰：您从事京剧后，都搭入了哪些班社？

王玉田：1953年，我落户江苏，参加了苏南大众京剧团，后来又与苏北大众京剧团合并成立了江苏京剧团。1954年，我们到上海演出期间，我和孙钧卿演出了《清官册》，孙钧卿饰演寇准，我饰演潘洪。周信芳先生看我演得挺好，就找到领导商量把我调进了上海京剧院。

四年后，陕西省筹备成立京剧团，他们省委领导找到上海市领导商榷从上海京剧院借调人员支持，原定半年。当时，全国正在搞文艺一盘棋运动，加之我们这些演员演出的质量比较高，陕西省与上海市商定将我和王金璐、王熙春等人永久地留在陕西。

我到陕西半年后，尚小云先生就来了。但是，他为人耿直，脾气暴躁，到了陕西后并不适应那里的政治环境。他和赵桐珊先生是莫逆之交，用赵先生话讲：“尚先生是好人哪，就是太讲义气。”

后来，周信芳先生计划将《三国志》拍成电影，就找吴石坚商议把我调回上海，在戏中饰演曹操。他们碍于当初是上海市委做出的决定，不便直接出面，所以吴石坚对我讲：“你能不能跟西安的剧团领导说声，只要他们同意放你，我们就可以出调函把你调回上海。”我回到西安后，连忙向团领导做了汇报。团领导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又急忙向上海方面回应。当我手持团领导开具的同意商调的信函，如同圣旨一般来到上海后，交与吴石坚。可当吴石坚等领导看完，对我说：“你们的团领导根本不同意放你。”



我说：“怎么可以这样，他明明说是同意放我！”待我回到西安后，已经成立了陕西省京剧院，我只好找新任的领导商量此事。不想，这位新领导却说：“你们原来的领导说你是自动离职。”我顶撞道：“信中写的是调动，你怎么可以信口雌黄！”晚上，他组织开会谈我辞职和为日本人“做事”，并让我在辞职书上签字。由于我年轻气盛，在会上，我再次顶撞了这位新领导，说道：“你凭什么让我签字？你说我是汉奸就是汉奸了？”这位新领导恶狠狠地道：“你不签字，我有办法治你！”

第二天清早，他组织全院大会宣布我是汉奸。

封杰：“汉奸”这可是大罪，一定有缘故。

王玉田：我虽然被定为“汉奸”，可他并没有将我送交司法机关，而是采取哪个地方剧团借用我他就阻拦，甚至写封信说我是“汉奸”。事情缘由是这样的。当初，我在日本人开的洋行公司工作，只是每日负责调查物价。我和司机非常投缘，工作也很默契。我们商定，每天早晨出车，他去做买卖，我去学戏。等到中午十二点钟，他再来接我回公司汇报成果。平心而论，我虽然会说几句日本话，为日本人做了几年工，可我没有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落在了常州京剧团。“文革”后，我被吴石坚借调到上海戏曲学校工作，陪着童芷苓、言少朋演出。

二十年的冤屈，终见天日。当我的冤屈得到昭雪时，陕西省京剧院的领导不但不发给我二十多万元赔偿金，还将我的五件蟒扣押了。

封杰：周信芳先生创立的麒派艺术，现在被定为海派京剧的“名片”。

王玉田：我在上海京剧院时，曾与周信芳先生进行过两次交谈。他说道：“他们说我是海派，其实我学的是谭鑫培先生。”正是因为有了富于演情的谭鑫培老先生的谭派，才有了周信芳先生在演情的基础上又赋予它节奏感极强的动作，这才是麒派。

杭嘉湖一带演出非常考验演员的水平，但那里对于演出质量却另当



别论了。为了赢得演出市场，演员之间的竞争很激烈，像演出《空城计》，“诸葛亮”竟能够翻跟头从城楼上“掉”下来。可周信芳先生并没有到过杭嘉湖一带演出，怎么可以说他是海派？

封杰：我知道，您和多位老生演员合作过，您来谈谈他们的艺术。

王玉田：1952年，谭富英师哥到了杭州，我们演出了一个月，像他演出《打渔杀家》必带“倪荣下山”；《大·探·二》是谭富英饰演杨波、杜近芳饰演李艳妃、我饰演徐彦昭。有一次，演出《捉放曹》我只听谭富英师哥唱完“马行在夹道内”，行弦中他低语了一声。下台后，我问谭富英道：“您在台上怎么啦？”谭富英师哥回答：“你没看见我唱‘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时，台下在贴第二天演出的广告。”这时，我才明白他生气的原因。大家知道，观众的注意力全在听这段唱，如此做法把戏全搅了。《空城



《宇宙锋》童芷苓饰赵艳容、王玉田饰赵高、童小苓饰哑奴



计》是谭富英饰演诸葛亮，我饰演马谡。他对我饰演的马谡还给予了表扬，认为我演得不错。谭富英师哥非常赏识我，他曾建议我随他到北京发展，但此时我已经跟宋宝罗签定了到南昌演出的合同，并且拿了包银。

封杰：那您对票友下海持怎样的看法？

王玉田：京剧的发展离不开票友的参与，像金秀山、裘桂仙、郝寿臣、言菊朋、奚啸伯等人都是票友下海，他们经过一番努力研究最终创立了各自的流派，为京剧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我和奚啸伯先生合演过《击鼓骂曹》，他饰演的祢衡，人物感极强。奚先生唱“我把蓝衫来脱掉”，是边唱边抓住褶子，气愤之极后再下场。1960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到石家庄去演出，之后看望了奚啸伯先生。奚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把家中一只鸡杀了给我们吃。我说：“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奚先生说：“实在没有东西可吃呀！”

后来，我又和陈大濩合演了《击鼓骂曹》。陈大濩饰演的祢衡在唱腔方面很有研究，余派韵味非常醇厚。

在陕西，我和李宗义演出了《逍遥津》和《斩黄袍》等戏，他的高派唱得非常地道。

封杰：青年演员需要怎样才能继承和发展京剧？

王玉田：京剧中有许多的韵律非常讲究，如同一段唱腔中出现同一个字，不能发同一个音。还有，年轻的演员要知道自重和谦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由于不懂事对杨宝森先生演出《失·空·斩》中饰演马谡的刘砚亭先生说不敬的话而遭骂。当时刘砚亭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我边看边说：“老先生的功夫不到家。”与我站在上场门的赵桐珊先生看了我一眼后竟不言语走了。我随即跟在后面，忙问：“二爷，我哪里错了？”赵先生怒道：“你哪里对？你还得了！刘先生这不好，那不好，赶明你就不老！”现在回想，老先生的骂是有道理的。